

第一章 近代思想之趋势

诸夏学术 肇造于夏殷 发皇于周秦 消沉于两汉 变革于魏晋齐梁 至隋唐而浮屠义谛 风靡一世 国闻沦丧 不绝如缕。前编陈其辜较 考其流变 亦略见其大凡矣。兹言近代 自赵宋始，下迄清季（公历 960—1912）凡九百五十余年；索群言之旨归，汇众流于一脉 参互考验 其原委可得而述焉。

（1）近代思想之前趋 自西京功令 推崇经术 范围群思 不容别异 学者惟究心于训诂章句之末 张皇幽渺 非所亟知 高明之士 赅赅厌之 学术之涂 势必易辙 而足以涤荡故思 张廓理微者 惟有玄谈 于是六代人士 祖述老易 以清虚之说 寄其要渺之思。蕴久必发 风会所趋 势使然也。又自浮屠之道东被 谈玄者于焉取资。下逮隋唐 宗派繁兴 其析理精微 探赜索隐 视老庄尤为高远 一时儒生 如柳宗元、刘禹锡、王维、李翱之徒 莫不潜心内典 怡情禅悦 久而与之俱化。中国学术系统 不传于儒而传于释老 盖数百年于兹矣。反大轹于推轮 穷层冰于积水 近

代思想之渊原，实滥觞于此也。

(2) 启蒙思潮 唐室既衰 兵戈四起 穷理之风 阒无嗣响，讲学之涂 泯焉歇绝 世道之敝 乃不堪言。宋代继兴 暴乱日戢，士大夫伤人心之陷溺，念祸乱之浸寻，乃薄词翰为末技，思践德于圣门 由是戚同文、胡瑗、孙复诸儒 群起筑室取徒 明伦讲学，天下书院自此兴。及周敦颐崛起湘中 著《太极图说》及《通书》四十篇 以自然为教 主静为宗 虽缘饰《周易》、《中庸》而归本于道家之旨。邵雍受学李之才 精研数理 溯其师承 与敦颐同出陈抟，并道家之流裔。此近代思想界之启蒙思潮也。

(3) 两宋思潮 河南二程闻道于濂溪，观摩于康节，更出入于释老之言 推其绪余 因发明以叙孔孟之旨意。复各尊所闻 印证同异 学派遂分。程颢言定性、识仁 主惟理论 程颐言持敬、致知 主经验论 张载讲学于二程之间 敦厚崇礼 说近伊川 而程门高弟 如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多本明道 终流于禅。至杨时晚年，亦稍入禅去。此北宋思潮之中坚也。

当举世以理学相标尚之际，有别辟途径，张其赤帜者，则江西学者是也。自欧阳修言：“性非学者所急 圣人所罕言。”李觏、王安石继起，乃以礼制为立国之大经，富强为政教之埠的，力矫迂远空疏之谈以事功为天下唱；当时学者交口攻之，目为异端之见也。

南渡以后，朱陆门庭各别：九渊以论心乐道为宗，重涵养而轻省察 由简易而极高明 直捷径情 颖悟超卓 说多近于明道。朱熹早年 泛滥于释老 后从李侗游 侗语以默坐澄观 以悟未发之真 至四十以后 乃宗伊川 以主敬为持志之要 致知为下学之

功似主经验论 然涵养之说 未尽涤除 故注《大学》首章 仍有“虚灵不昧 明善复初”之言 注《论语》子在川上章 予欲无言章，亦颇采二氏之说；熹盖折衷两派，集诸家之大成者也。

时永嘉、永康学者叶适、陈亮辈 则侈陈功利 屹然与朱陆鼎峙 惜其说不为世重 其传终归于朱学也。

尝综而论之 两宋学派 程张朱陆 立说异趋 要皆阐发性与天道而已。言道欲探宇宙之始终，言性在求人生之真义，其高者欲穷神知化 或邻于玄言 其下者旁稽名数质力 或契其微旨。是为宋代理学之主动思潮。若江西学派及永嘉、永康诸儒之义利并陈，心存匡济，则如异军苍头特起，盖其反动思潮也。

(4) 金元思潮 关洛陷于完颜，百年不闻学统；垂晚乃有赵秉文、李纯甫 援儒入释 推释入儒 其传并不能大。元主中夏 赵复脱南冠之囚 讲学燕京 洛闽之传 赖以不绝。许衡为其大宗，刘因为其别系 最后吴澄、郑玉颇思和会朱陆 以调和派自居。而元世陆学终非朱敌。斯宋人理学之余波耳。

(5) 明代思潮 明初学者 大氏竺信程朱 谨守勿替 鲜所发明。学派之分 自陈献章、王守仁始。献章学宗自然 而归于自得，远希曾点，近慕濂溪。其弟子几遍两粤，惟湛若水以体认天理为宗 谓：“人心之用 贯澈万物而不遗。”与姚江树帜东南 各标宗旨 然其传迥不如王。守仁初读朱子书 旁采释老 茫无所得 后谪龙场 穷荒无书 日绎旧闻 恍若有悟。以心为湛然虚明之体，故周濂洞贯之余 即可任情自发 即心是理 即知是行。又谓：“圣人之道 吾性自足 不假外求。”遂倡良知之说。王氏既歿 吴越楚蜀之间 讲坛林立 流风所扇 被于中原 王畿、王艮所传尤广，一

时号‘心学’焉。从其游者，大氏以率性为真，操持为伪，以文字为不足求，典训为不足用，至于土苴经籍，刳狗义理，斯理学之末流矣。及高攀龙、顾宪成讲学东林，力矫心学之失。刘宗周出，以诚意为宗旨，慎独为主，良知之说，乃归平实。盖王学末流，杂于禅那，东林、蕺山足以矫其弊短。理学至斯，由极盛而中衰，入于蜕变之会矣。

(6)清代思潮 明社既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并时而起，开清代学风之先声。其立说著书，咸以经国宁民，为当务之急，一洗往日学者空疏之失，天下思想乃以社会问题，为其研究之中心，入于科学时代，非复理学时代矣。颜元、李塨嗣兴，更以明德亲民止至善为道，六德六行六艺为物，明孔孟之学，在于实践躬行，经世致用，然刻苦自励，艰贞卓绝，非恒人所能堪，未免矫枉过正之讥。其他墨守一家，如应 抡谦、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辈，拘执故说，发挥光大，并所未能。理学至是益不振矣。

降及乾嘉之际，文纲日密，讲学之风顿息，吴皖学者乃致力经术，钻研声音训诂，号为汉学，以易宋学之帜。惠栋承其家传，甄明逸诂，扶植遗经；弟子江声、余萧客能大其业；并世有王鸣盛、钱大昕之流，为之羽翼。诸家网罗放失，疏证群经，扶微 擢古之功，有足多焉，然竺于信古，创获无闻。至戴震受业江水，于声律、音韵、历数、典礼之学，咸会其通。又著《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明理欲非二事，理气为一本，深思独造，实晚近思想界一大发明。持较宋明‘惟理’、‘经验’两派，则‘惟情论’之新理学也。其弟子以段玉裁及王念孙、引之父子最为著称。一时闻风景从，如阮元、纪昀、王昶之徒，其研究范围，更由文字、音训、典章、制度

而及于历算、水地、金石、校勘 要必以经学为依归。斯考证学极盛之期也。时桐城文士 如方苞、姚鼐辈 辄不自量 乃欲标榜宋学，思与对垒，而其势弥弱。盖理学之式微也久矣。

古文经生 详于名物度数 故训章句 疏证旧籍 为力至劬，厥功亦伟 特微言大义 非所研寻 碎细卑狭 或病繁琐 于是常州今文之学以兴。初 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 并治《春秋·公羊传》 龚自珍、魏源继之 学者明于“ 张三世 ” “ 通三统 ” 之说 知世运迁流 质文代变 视西方学者社会进化论 颇有同符。晚近王闿运以《公羊》之义 遍注五经 其弟子廖平著《古今学考》 阴今学改革古制 皆出孔子之手。其说输入岭南 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谓“ 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书，尧舜皆孔子依托之理想人物。”力破数千年来沿习之旧说 实见世思想解放之先声。盖今文说 依经立义 旁推交通 终以孟晋群治为极则 与古文说之纯为客观研究者不同。此清代经师学派也。其后，孙文倡三民主义，变更国体政体，清室遂以颠覆，吾国数千年之旧制度、旧思想亦根本动摇 现代之社会的、平民的新思想 崭然露其头角矣。

统观此五时代思想递衍之迹，其始莫不蒙二氏之影响，高谈道妙 阐发性真 穷天人之奥窍 定道德之旨归 其后必有反动者代之而起，以礼乐刑政为要，经纶世务为归，如江西学者之于张程 永嘉、永康诸儒之于朱陆 及东林学者之于阳明 并舍天道而言人事，祛故说而辟新解，力扫身心性命之空谈，锐意经世治人之实效。下至清代 则社会思想 进居主干 天道性命之说 退为旁支。由凭虚而趋实证 由个人而至社会 由惟理惟物而至惟行，此九百五十年来思想嬗变之趋势，昭然若揭者也。

本章参考书

黄宗羲《宋元学案》一百卷。全祖望修补（清道光中 伍氏刻本 光绪中，慈溪冯氏校刊本。）

又《明儒学案》六十二卷（乾隆中 慈溪郑氏刻本。又故城贾氏刻本。）

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四砚斋原刻本 光绪中重刊本。）

江藩《汉学师承记》八卷（《粤雅堂丛书》本 又淮南书局本。）

又《宋学渊源记》二卷。附前书后。

夏曾佑《中国历史》。（商务书馆本。）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商务书馆本。）

渡边秀方《中国哲学史概论》。刘侃译。（商务书馆本。）

三浦藤作《中国伦理学史》。刘奇译（商务书馆本。）

第二章 两宋学术复兴之原因

一代学术之勃兴，必有其特殊的背景及其他关系焉。兹言宋学当于其时政治之影响，首述及之。宋自太祖统一中国，奖励儒学，尝谓侍臣曰：“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由是臣庶始贵文学。^[1]太宗嗣立，敕史馆撰《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2]雍熙元年，诏求遗书，天下古籍多出。真宗时，命群臣子弟补京官者，许以一经试。仁宗庆历四年，诏天下州县立学。先后提倡，不遗余力，学风为之一变。然汉唐来朝廷以崇儒为施政之故技，而宋代独影响学术如此其巨者，以汉人重训诂章句，唐尚词章，其学术偏于经学、文学方面者多。而仁宗时，宋郊等上奏曰：“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3]别辟途，迺故儒林风气，翦然一新，而一代学术遂应运而兴矣。凡此并当时政治之背景，俾学术得乘时发生之外缘也。考宋学勃兴之主因，更以下列四事明之：

(一) 儒学之革新前儒说经，竺守古说，无取新奇，自宋代斯风丕变。王应麟曰：“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故训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4]按《七经小传》作于刘敞，《三经新义》作于王安石，各凭胸臆，蔑弃传注，犹未至于疑经议经也。至司马光则曰：“新进后生，口传耳标，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5]陆游又曰：“唐及国初，宋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允征》、《顾命》、黜《诗》之《叙》。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6]盖宋人不信传注，进而议及本经也。排《系辞》者欧阳修，毁《周礼》者修及苏轼、苏辙，疑《孟子》者李觏，司马光讥《书》者苏轼，黜《诗》《叙》者晁说之、郑樵、朱熹，自夸证家视之，庆历以来，学风之变，荒经蔑古，莫兹为甚。然怀疑之风既著，治学之道日新，诸儒乃能舍训诂而言性与天道，以造成近代之“新儒学”也。

(二) 道家之复起 由汉迄宋，千余年来，道家势力潜滋增长。中间与儒术混淆，图讖纬候之书，充斥两汉，关系学术尚微。自魏王弼、何晏以老庄注《易》、《论语》，两家思想渐以融和。尔后每届叔季，中原鼎沸，民不聊生，学者往往惑于长生久视之说，敝屣儒者章句之学，进而以方术自遣。陶弘景、葛洪之流，皆其伦也。五代之乱，天下扰攘者四五十年，贤人君子黄冠弃世，遁迹山林，尤难指数。如陈传之栖华山，种放之隐终南，魏野之在陕州，

林通之在杭州 张正随之居信州 或著述自娱 或勤行修炼 并为当代王者所宗仰。而图书之学 赖以以传 学者乃据之以言性道。观朱震言：“陈传以《先天图》传种放 种放传穆修 穆修传李之才 之才传邵雍（此兼言理数一派 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李溉传许坚 许坚传范谔昌 谔昌传刘牧（此言数一派 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 敦颐传程颢、程颐 此言理一派。是时 张载讲学于程邵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敦颐作《通书》。程颐述《传》。载造《太和》《参两》等编。”^[7]震为谢良佐门人，当不诬其师传。两家学说和会，宋学以兴，可以见矣。

（三）佛教之调和 佛教自三国六朝东来，原与儒家分道扬镳 各不相涉 及隋唐之季 互相排斥 势成水火 逮宋元以来 门户之见益严 而实则袭取精英 傅会旧说 遂成理学。试观宋代诸贤 如程颢为学 泛滥诸家 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8]朱熹早年博涉内典，后乃致力儒术，思与佛老相抗。然其以虚灵不昧为心，以明善复初为性，^[9]取实遗名 仍可概见。陆九渊学主涵养 务简易 浚心乐道 颇近宗门顿悟之传。后人本朱熹之言，率以禅学攻之。然观九渊之言，亦未尝不诋朱熹为禅学也。^[10]考佛教宗派有八 其名相之谈 缜密瑟栗 性理之说 深远精微 诚前代所未有 中土所希闻。奈自唐季慧能传禅宗衣钵 别创宗旨 不立文字 惟尚机悟。其影响所及 遂开宋儒研究之先声。凡周、邵、张、程、朱、陆言心言性 几无不沿袭禅宗之说也。

（四）西教之东渐 隋唐以来，远西宗教东行，其可考者

四曰景教即基督教中之一派也。外有祆教、摩尼教、天方教。景教来自唐初，大秦僧阿罗本于贞观九年至长安，太宗诏所司于义宁坊造寺一所。高宗时，令诸州各置景寺。寺初名波斯，天宝四年始改大秦。德宗建中二年，大秦寺僧景净述颂建碑，有七日礼赞，七日一荐，及印持十字，削发存须之言，故考知即基督教入中国之始。大秦本罗马，耶稣为犹太人，其地在西利亚，即小亚细亚南境，汉时属罗马，故以大秦名其地。唐时东罗马久灭，而仍云大秦者，沿旧称也。^[11]祆教亦曰火祆教，祆字从夭，胡神也。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创于波斯。唐高祖武德四年，西京立胡祆祠，摩尼教亦起于波斯，流传中国。唐代宗大历六年，回纥请荆、扬等州立大云光明寺，后废。^[12]天方教即回教也。阿剌伯人穆罕默德著《可兰经》，以铁血主义传其教，《唐书》所谓大食国是。唐初建清真寺，宋后愈多，元明以来遍中国。明末冯特穆罕默德二十六世孙入新疆，天山以南遂成回教区域。^[13]按诸教挟远西方术以东来，或输中国文明于西域，为东西文化接触之初步，关系于两方学术者实非浅鲜。元代之天文历算，明清两代之科学，皆其著者。若在宋世，则张载、邵雍之学说亦皆蒙其影响。其势力虽不足与释道两宗相提并论，然言宋代思想者，亦不可忽视也。

注 释

[1] 见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建隆以来诸政”章。

[2] 马端临《文献通考》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太平兴国中，李昉等被诏辑经史故事分门。书成，帝日览三卷，一年而读周，赐名《太平御览》。”又曰：“太平兴国初，诏李昉等取古今小说，编纂成书，同《太平御览》上之，赐名《广记》。”又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曰：“太平兴国七年，命学士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阅前代文学，

撮其精要 以类分之。续又命苏易简、王祐等，至雍熙三年书成。”又引平园周氏曰：“太宗丁时太平 以文化成天下 既得 诸国图籍。聚名士于朝 诏修三大书 曰《太平御览》 曰《册府元龟》 曰《文苑精华》。各一千卷。按《册府元龟》真宗时景德二年诏授（晁氏说 故不数及。

[3]见《宋史·选举志》及《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八“学校科举制”章。

[4]见王氏《困学纪闻》卷八经说中。

[5]《困学纪闻》卷八引司马光论《风俗札子》。

[6]《困学纪闻》卷八引陆务观说。

[7]见朱震《汉上易解》（引见《宋史本传》及《宋元学案》三十七“汉上学案”；《不著易传》。）

[8]见《宋史》本传。

[9]见朱氏《大学章句》。

[10]见陆氏《象山全集》二与朱元晦书。

[11]详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景教考》。

[12]见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及《景教考》近人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尤详并载；《北大国学季刊》中。

[13]详李光庭《西域图考》，《回鹘回回辨》。

第三章 宋学发生之近因

前述四事，并宋学发生之远因也；至宋学形成之近因，则在书院之设立。五季衰乱，祭酒一官，殆同虚设。梁、唐之际，入监诸生，皆纳束修钱，至及第后，又收光学钱。时多未曾授业，辄取解送者。教育之敝，致不堪言。宋初，稍稍增修国子监舍，而居常讲筵，所讲者无过一二十人。直至仁宗庆历之世，始内建太学，又诏天下州县皆立学。学校至是始著端倪。^[1]其前此数十年，庠序之教不修，而学术一线之延，犹不绝如缕者，端赖二三儒生，相与依山林，立精舍，为群居讲习之所。如嵩阳、岳麓等书院是也。全祖望曰：“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镰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2]宋代书院之设，遍于中国，造端实在南唐升元间，而大盛于宋庆历之际焉。^[3]其卓然

为后学师表者 戚同文、孙明复、胡安定、石徂徕诸先生也。其制约别二类：

（甲）私立者 戚同文值晋末丧乱 绝意仕禄 将军赵直为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4]孙明复四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 起学舍讲堂，聚先圣之书满屋，与群弟子居之。^[5]当时观感而创设者，不可胜数，以嵩阳、岳麓、睢阳及白鹿洞四者为尤著。凡是皆私家设立之学室也。

（乙）公立者 王应麟《玉海宋朝四书院记》曰：“祥符二年，诏应天府新建书院 以曹诚为助教。国初有戚同文者 通五经业，聚徒百余人。诚即同文旧居 建学舍百五十间 聚书千五百余卷。愿以学舍入官 令同文孙舜宾主之 故有是命 并赐院额。天圣三年 增解额三人。六年 晏殊请以王洙充书院说书 从之。明道二年 置讲授官一员。景祐二年 以书院为府学 给田十顷。”则由私立而改为国立之书院也。兹更考其教学宗旨 及其学科 教法 分述于下：

（1）宗旨 黄宗羲曰：“宋兴八十年 安定胡先生 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其所谓“正学”者 分主内主外两者言之。全祖望《城南书院记》曰：“其教多以明心为言。盖有见于当时学者 陷溺功利 沈锢词章 极重难返之势 必以提醒为要。”此专主内一派也。《白鹿洞志》：“朱熹更荐岳麓书院 与诸生讲论 多训以切己务实 无厌卑近 而慕高远。恳恻至到 闻者感动。”则兼及主外。其他各家立教宗旨 莫能外是矣。

（2）学科 胡瑗教学苏州湖州，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斋专

习经术，重学理讨论。治事斋则人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 讲武以御其寇 掩水以和田 考历以明数是也。表之如下：

（甲）理论科——经义

（1）经术科（见后节）

（2）文艺科

（3）道德科

（乙）致用科——治事

（1）政治科——治民

（2）武备科——讲武

（3）工程科——堰水

（4）算术科——算历

（5）其他

孙明复聚徒著书 种竹树栗 则更留心树艺。其治《春秋》则推言治道，明于诸贤大夫功罪，以考时代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升降。所加意者莫大于经世，斯乃有体有用之学，非拘守传注者所可比论也。

（3）教法 璩于弟子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复为直讲，亦甄别多士。故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 好文艺者 好尚节义者 使之以类群居讲习。则各适应其个性，因材施教。此其教法一也。

又胡璩讲《易》音韵高朗 旨义明白。五经异论 弟子记之，目为“胡氏口义”。则重在口授笔记 此其教法二也。

弟子讲习 璩时时召之 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

使人以对，为可否之。或即当时政治，俾之折衷。故人皆乐从而有成效。则注重启发，使之自动研究。此其教法三也。

(4)学风 诸家讲学，知行并重，体用兼赅，且以人格陶冶，造成伟大之学风焉。观胡瑗教人，科条密立，而必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徐积初见，头容少偏，先生厉声曰：“头容直！”积猛然自省。“不特头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是不敢有私心。其丝毫不苟如此。后直讲国子监，弟子衣冠容止，往往相类。人过之，虽不识，皆知为安定弟子。师道立则善人多，于是验之矣。

瑗对于弟子，非专以尊严为教也；其视诸生如弟子，诸生亦爱敬如父兄。故伊川尝语人曰：“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一望可知。”外严重而内慈祥，所以感人者尤深。

(5)游艺 瑗在学时，每公私试罢，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堂，合雅乐歌诗，至夜乃散。诸斋亦自歌诗奏乐，琴瑟之声彻于外。以美育陶冶学者身心，收效尤宏。孙复亦谓“礼乐不作，儒者之辱”。力斥佛老之屏弃礼乐，以涂塞天下之耳口，为戕贼人性云。

(6)性格 人格陶冶，非规律所能见功，必须教者有坚定之特操，超拔之风格，方能使学子目染耳濡，默化潜移于无形也。全祖望言诸家之气质曰：“安定沈潜，泰山高明。安定竺实，泰山刚健。”又曰：“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车，宛有安定风格，而泰山高弟为石守道，以振顽懦，则岩岩气象，信有力焉。”二先生性禀不同，故其涵养作成之功，收效各异。渊源所渐，不可混淆，有如此哉！^[6]

上述数者，均有宋一代学风最大之成因也。至诸先生论学，

不外辟佛老而崇儒术，破迷信而重人事，黜文辞而尚节义；穷理尽性之言 非所详也 故略而不述云。

注 释

[1] 详《文献通考·学校考》。

[2] 见《庆历五先生书院记》。

[3] 王应麟《玉海白鹿洞书院记》曰：“唐李渤与兄涉俱隐白鹿洞，后为江州刺史，即洞创台榭。南唐升元中，因洞建学馆，置田以给诸生，学者大集，以李善道为洞主，当时谓之白鹿国庠。”

[4] 见《宋史·隐逸传》及全祖望《答张微士问四大书院帖子》。

[5] 见石介《泰山书院记》。

[6] 以上六节所言 并见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宋史·儒林传》，及《宋元学案》中之安定、泰山两学案。

第四章 宋代思想家之论证法

有宋一代 学派繁兴 其荦荦大者 莫不穷理致知 推寻宇宙真理 与夫人生究竟 为其最大之鹄的 而仁知之见 众说放纷，致矜气相陵 愤情党伐者 则以各家所持论证之根据 彼此乖违，故各引一端 崇其所尚 或见于畸 或见于齐 徒锐偏解 莫能折衷一是也。爰徵诸家思想之论证法，分三期述之：

（甲）第一期论证法 北宋之初 太宗、真宗 颇崇道教 固非惑于长生久视之说，吐纳引导之术也；岂不以其图书象数各派，于《周易》一书 多所发明 足以耐人寻味者哉 由是周敦颐言无极、太极、二气、五气为宇宙组成之原质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
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